

# 最后是你

都市言情小说

周玖玖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# 最后是你

都市言情小说

周玖玖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最后是你 / 周玖玖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09.1

ISBN 978-7-5399-3065-7

I. 最... II. 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0979 号

书 名 最后是你  
著 者 周玖玖  
责任编辑 韩 蕾  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 
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 
字 数 290 千  
印 张 14.5  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065-7  
定 价 25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序

中年寻偶的漫漫心路，  
独身人群的酸辣苦痛；  
艺术与现实的巨大反差，  
围城内外的悲欢心境。

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据统计：围城外的人群竟有千万之众，独身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种生存形式。这个庞大的人群都自然和不自然地生活在孤独的怪圈里。

然而，孤独另外的含义是什么？世界卫生组织权威认定：它是抑郁、是紧张、是生活质量的下降、是生活秩序的混乱、是人们天性的异化。它还是失眠、是寂寞、是内分泌的紊乱、是免疫力的下降、是许多疾病的起源。

哪个孤独的个体不在苦苦寻觅？有几个人甘愿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？

然而，谈何容易。

渴望与无奈、高雅与平庸；俊秀与丑陋，熟悉与陌生……哦！几多欢乐、几多苦痛。茫茫人海，那个躲在“灯火阑珊处”的人究竟在哪里？

没人能够回答，但答案却分明写在他们脸上：无奈、焦虑、懵懂。

哦，原来从相识、相知到终成眷属之间的距离竟如此遥远；原来“相爱”对第二次选择的人群是如此的奢侈。原来择偶最难逾越的不是双方条件的比拼，不是苦苦寻觅的千百迂回，却难在了心与心的交融。

社会学者在研究，有关部门在分析，独身的朋友和他们的亲人在思索。

婚介所星罗棋布，婚介网人满为患，可这个人群数量仍呈上升之势。中国怎么了？现代人怎么了？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下至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还有更多的中年男女，都在不断加入这一人群。谁来解读这个现象？谁又能解读这个现象？如果理论上解释不清，那文学呢？艺术呢？

确实，专门描写择偶的文艺作品少之又少，《最后是你》将是其中一本，这里的几位人物也许只是整个择偶大军中的一角、一隅，但他们却典型而真实。我并没有企图用道理去解读这一现象，更没有能力给读者一个什么答案，只是讲了一个生活中的故事，奢望给读者一点启迪与思索，任读者去评说。

《最后是你》是一部都市言情小说，它通过龙州中年作曲家徐天岐（“岐”字与崎岖的“崎”字同音，暗寓其生活道路之崎岖蜿蜒）离婚以后坎坷的寻偶经历，以及他和近十位女性之间的故事，展示了一副围城内外的都市情感市井图。

小说《醉爱》于2007年4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，我接到大量来自全国

## 最后是你

各地读者的短信、电话和邮件。特别是年底,《醉爱》被新浪网连载以后,竟接到六千多个帖子,还有不少读者给我在网上建立了《醉爱》小屋。

一个无名作者的处女作竟然得到这么多热心读者的青睐,让我始料未及。《醉爱》在新浪读书排行榜上连续两个月的第一,令我诚惶诚恐。《醉爱》的第二次印刷、北京三极视听公司改编的《醉爱》小说剧,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真诚的鼓励,让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丰盈。

五十岁已是知天命之年,对一个搞了半辈子音乐、没有多大专业建树的我来说,生命的辉煌和事业的高潮似乎已经成为过去,而文学的尝试,又让我焕发了久违的激情。在无数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的鼓励下,我以爱恨痴狂,又“捣弄”出这本《醉爱》的姊妹篇《最后是你》,奉献给那些与我心灵相通的读者。

对一个人来说,灵感是有限的,感受是有限的,生活积累也是有限的,可对一群人来说,这种“有限”就翻了几倍、几十倍。我仔细观察了我身边的朋友(几乎都是人到中年),除了忙碌于生活的艰辛之外,竟有这么多的人在经历着情感的磨砺。从更广阔的视角望去,社会上竟有一个如此庞大的人群在经历着独身的风雨飘摇。

于是,我把笔墨定位在了这里。

如果说《醉爱》受到了这么多的人关注是一种成功,那么原因一定是来自它的真实,因为我没有多少华丽的语言,更没有多么老辣的文笔,只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大家交流。读者是欺骗不了的,虚假的东西永远上不了台面,无病呻吟永远得不到读者的共鸣。有人劝我,说你写的东西太实在了、太自由了;也有人说你胆子太大了,如果读者认为是你的自传,你岂不是自取其辱?有人说,《醉爱》里面那个柳北桐大概就是你吧,你不是傻吗?你不是在暴露你的隐私吗……

众说纷纭,我感到了压力。现在又来了一个徐天岐,新的压力即将到来。

我的信念是:我不惧流言,如果读者能够得到快乐,我不惜受损;如果读者能够得到共鸣,我甘愿牺牲;如果能给那些孤独的心灵一点安慰。

柳北桐是我,也不是我;徐天岐是我,也不是我。因为如果不是我,他们不会那么真实;如果是我,他们又不会那么典型。

《最后是你》也许是我最后一本书,因为我永远不会为了出书而写书,因为我永远不会写我不熟悉的事情。因为读者不光是我的朋友、我的知音,更是我的上帝……

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,愿独身的人们都有好的归宿。

(哦,那句俗话还要重复一遍:除了这个傻乎乎、甘愿牺牲的作者之外,本书所有人物纯属虚构,切切不可对号入座。)

作 者

2008年5月1日



上午九点，当徐天岐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来，习惯性地把手袋里的香烟、打火机、手机往外掏的时候，才发现手机上那条未接信息：

“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找我惟一灵魂之伴侣，得之，我幸，不得，我命。”

发送时间是夜里一点整，电话号码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，尾号是 1199。这段话徐天岐很熟悉，上大学时就读过。这是诗人徐志摩的一句名言，是他在追求才女林徽因无望无果时，情绪最彷徨低沉时写的。是谁居然把这段 80 年前的老古董翻出来，又在深夜给徐天岐发过来呢？

开玩笑？不像！徐天岐迅速地把身边几位朋友过了一遍，没有可能。在当今这个浮躁的、实际的、物质化的时代，还有几个人在读徐志摩那些缠绵悱恻的文字呢？可这句简单的话对现在的徐天岐来说，又是那么及时、那么恰如其分，这正是他最近的心情。说肉麻些，它真的像一只手，在徐天岐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触动了一下，酸溜溜的，很是舒坦。

最起码，这是一个了解他的、懂他的人。有可能是个女人——是的，是个女人。

徐天岐点着了一支香烟，在那不大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。对一个作曲家来说，从年轻时，文学就是他的至爱，从中学时代开始，他就是个文学少年，80 年代，在省城那座绿树成荫的艺术学院里，他读了许多书：张爱玲、钱钟书、张洁、王蒙……也背了许多诗歌，北岛、舒婷、席慕容……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曾让他如醉如痴，他和林徽因那段爱情，简直就是他的爱情教科书。

徐天岐至今还会背那经典的几句：

轻轻的我走了，  
正如我轻轻的来；  
我轻轻的招手，  
化别西天的云彩。

……

悄悄的我走了，  
正如我悄悄的来；  
我挥一挥衣袖，  
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## 最后是你

他的初恋，不就是和刘斯读完《再别康桥》、《不沉的湖》，读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、《叶尔绍夫兄弟》以后，开始相亲相爱、惺惺相惜的吗？多少年过去，那位叫刘斯的文学青年已经蜕变成一位企业家、女强人，她关心的是她的企业、她的团队、她的利润……徐志摩是谁？她还知道吗？假如她心里还有一点古典和浪漫，还有一点柔软，孩子让他们复婚的愿望她会这么草率地拒绝吗？

是谁把这句久违的话送给他——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？

他仔细端详着手里的手机，犹豫一下，还是发出一条回复信息：“谢谢你的短信，能告诉我你是谁吗？”手机上跳出几个字：发送失败。

他干脆打了过去，电话里是一个呆板的声音：主人已启用来电宝业务，他将在收到你的信息之后给你回电……

整整一个上午，他又接到了十几条短信，大部分都是让他失望的：

金鹰商场五一大酬宾，全场八五折优惠。

黄河羊肉城明日隆重开业，欢迎光顾。

云台山三日游跌破成本价，机不可失。

天岐哥，昨天喝得怎样？今晚继续？还有战斗力吗？

……

只有一条让他有些兴奋：“省厅下月初组织各市‘文化一级’去东北考察，所有费用由省神龙乐器总公司赞助。”

嗨！这一条不错！

徐天岐是龙州市文化局一级作曲，省里的这种活动他已经参加了不少次。

他看了看台历：4月22号。下星期出门，那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。好的，又要和省里那些搞艺术的哥们会合了！自从女儿去了日本读研，他复婚的愿望失败，有些落魄的他渴望着出行，最好每月都有活动，只有在艺术家的旅行团里，大家都远离家乡时，他才会找到一种心理平衡，才会赶走那围城内外的区别感。

幸福在路上哦！

他前段时间为乒乓球俱乐部的哥们写了一首歌《幸福在路上》，其中那几句歌词是话剧团老宋酒后即兴编的：

“乒乓、乒乓，乒乒乓乓。

你来我去，快乐共享。

昨天已过去，明天不去想。

……

今天要快乐，

幸福在路上。

哥们、哥们，头脑要简单，

哥们、哥们，体质要增强。

.....

乒乓、乒乓，乒乒乓乓。

你来我去，快乐共享。

昨天已过去，明天不去想。

.....”

虽说俗点，可情绪不错。徐天岐只用了半小时就把它谱成曲，最近俱乐部那些文艺界的哥们都会唱了，每次操练之前，大家就恶嚎一阵。简单一点吧，人生苦短，快乐是最重要的。人到中年，面对着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，谁没点无奈和难言之隐，没必要去解读它，弄清个子丑寅卯。好好玩吧、发泄吧，这总比发牢骚、骂人强吧。

即将要出发的徐天岐心情逐渐明朗起来，暂时忘记了那条神秘的匿名短信。

下午下班时，他又接到一条短信：“今天是4月22日，星期五，莫忘明晚8点，迪欧咖啡，相亲。百合姐。”

百合姐？是那个婚姻介绍所的张经理？呵！差点忘了！

## 二

徐天岐和前妻刘斯的最后一次谈话是一个月前，地点在龙州小南湖边上那个小亭子里。

他们决定这次不能像往常那样就某一句话死掰，而是像毛泽东和斯大林谈判一样，有约在先：为了保证谈话的顺利进行，每人讲述自己的观点，讲述的过程中，对方不要提问和插嘴。

这个方法可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15年的经验，两个伶牙俐齿、互不相让的人如果不遵守游戏规则是很难达成共识的。

但事态的进行并不是这样。

那天是刘斯先说的，在徐天岐的记忆里她说了很多，但关键的话就那几句。

“孩子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，她希望我们能最终走到一起，但她更希望我们都能健康、快乐。如果我们人在一起了，并不快乐，仍然像8年前那样吵吵闹闹，这种结合将毫无意义。”

“你和我分开了8年，这半年的相处我发现你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个德性、那个熊样。以前我不喜欢你喝酒，你总用艺术创作、寻找灵感来糊弄我，可8年过去了，你



## 最后是你

仍然在喝，仍然在和那帮酒肉朋友一起鬼混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不喜欢你那个朋友圈子，我也没有精力改变你，我累了，那种日子我过够了。

“这8年我变了。我有我的事业、我的团队、我的公司，我认为我很成功，我很充实，我养活了600名下岗职工，我的公司5年利润翻了5翻。和事业相比，组织家庭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……”

首先是徐天岐违背了事先约定的游戏规则，他忍不下去了。他一听什么公司啦、团队啦、利润啦，头就大了！

“我觉着应该纠正你一个观点，首先，你是国企，那不是你的公司，你只是一个负责人。你没有投资，是用国家的钱在做生意。第二，不是你养活了600名下岗职工，而是这600名职工撑起了这个企业，如果没有这些辛勤的送奶工，你的那些鲜奶、豆奶、多味奶永远走不进千家万户。他们是靠汗水养活自己……”

“徐天岐，是你首先犯规，我的价值我自己最清楚，我今天绝不跟你辩论。我只是明确告诉你，我们互不欣赏，我有我的事业，你有你的狐朋狗友。你还不满50岁，你可以找一个比你小10岁、20岁的女人，但我们已经不合适。我不欣赏你那种神神癫癫、没有规律的生活方式。当初我看上你，是喜欢你的清高，你的文人气质，可现在那些东西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！”

“我是一个务实的人，我不喜欢你那种廉价的激情。我宁愿独身一辈子，也不愿意再和谁争吵，即使我将来成家，也一定找一个我崇拜的人。”

“什么叫廉价的激情？找你崇拜的人？你崇拜谁？李嘉诚？老了点。比尔·盖茨，远了点吧？”

“你如果是这种态度，我不想再跟你谈下去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刘斯，你今天说了好多了，让我也说几句。我是一个搞艺术的，我身边的朋友也大都是，我有我的生活方式，你没有必要去改变我，你也不可能改变我。和你认识生活了十几年，你也曾经很欣赏我、崇拜我，后来你离开了教师的岗位去企业，一切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是你在变。这些年我没有鬼混！我是国家一级作曲，我是省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，我培养了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儿！”

“但你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！”

“刘斯，我知道你们姓刘的一家都视酒为大敌，但我真不知你为什么自我感觉这么好！难道滴酒不沾就是清高吗？高高在上就是文人气质吗？钱多钱少就是衡量人的唯一尺度吗？我认为你只是做了一些成功的事情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并不优秀，作为一个妻子，你不一定合格。但你是桐桐的母亲，这件事又是孩子的愿望，因此，我在努力。”

“徐天岐，你努力什么了？你仍然我行我素，你仍然不屑于我的事业，你仍然不支持我的工作，你仍然在那个乱七八糟的酒场里混！世界上比你艺术成就大的人多了去了，可人家都像你这样生活吗？我企图改变你，我努力了好多年，但我失败

了！知道我怎么想的你吗？你永远进不了上流社会！你永远不够档次！”

“俗！什么叫上流社会？是你吗？那种虚伪肮脏的上流社会给我我也不要！最纯的就是我们这些永不设防的朋友，比你们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功人士、政客要干净的多！还档次？档次个屁！”

“徐天岐！我不想再向你解释什么，希望你幸福，过你想过的那种生活吧。”

“刘董事长，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明确告诉你，我要找的——马上就找！你要找一个你崇拜的人，那我就要找一个崇拜我的人，你等着看吧。”

“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和我没有关系！徐天岐！我们都为孩子的愿望努力了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没有遗憾了。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吧。我走了，晚上公司还有一个策划会！”

徐天岐望着她的背影喊出了最后一句：“别忘了把那20万还给我。”

她咬牙切齿地回了一句：“那是给你女儿的，问你女儿要去吧！”

.....

她开着她那辆广州本田走了，留下孤零零的徐天岐，那天徐天岐是坐她的车来的，这个刚强女人是故意涮他，还是忘了徐天岐没开车？

徐天岐是走回家的，一路上他都在自言自语：“铁石心肠的女人哦，你不要再后悔。既然这样，我真的要找了！8年来，有多少机会从我身边溜过，我熟视无睹。我是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的成长，为了还给孩子那个完整的家庭。现在孩子刚刚独立，你却翻脸了。好！我立刻就找！找一个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！找一个比你贤惠比你温柔的！让你后悔！让你把肠子悔青！你已经47岁了，你会找什么样的？60岁的？65岁的？你崇拜的？对！找个老头吧！一个比你更有钱、更成功的，最好还有点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炎什么的！”

回到家，他立刻给在日本读研究生的女儿桐桐打了一个电话，汇报了今晚的情况和自己的决定。桐桐的态度很干脆：“你已经做出努力了，没遗憾了。爸，你找吧，我支持你。”

### 三

“百合姐”全名张百合，是“知音”婚介的经理。

从和刘斯谈过话的那天开始，徐天岐就启动了他的寻偶计划。首先从身边开始寻觅，文化局、音乐家协会、乒乓球俱乐部、和他有过合作的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……实际上，他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了20多年，能够帮他做媒的人多的去了，文艺界他的粉丝也不乏其人。但当他真正为自己的事情开始实施的时候，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。

## 最后是你

首先，找老婆不是找情人。情人追求的目标是快乐、是浪漫、是一种短期的、没有明确目的的交往，只要对光、有电，立刻就可以“拍拖”，不行就拜拜。

配偶可就复杂了，因为他的目标是婚姻，那么，所有的条件都要综合考虑了。年龄、外貌、身高、学历、性格、经济状况、家庭背景、工作单位都成了用放大镜扫描的因素，特别是，他还在追求所谓的艺术感觉。于是，成功率就减少了许多倍。

平心而论。徐天岐除了年龄稍大一些，其他条件都是上乘。可如何实施，却困难重重。总不能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吧？朋友固然可以介绍，但也不能把所有朋友召集来，开个动员会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徐天岐在这座城市都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，不能作践自己。

但如果就这么等？好像也不是办法。什么叫“可遇而不可求”呢？等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吗？概率几乎为零。何况徐天岐满脑子还想着跟刘斯斗气。年龄嘛，要比自己小十五六岁的，最好是未婚的，学历至少是大学。长相当然是重中之重，刘斯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校花，第二次婚姻可不能让她小瞧了。

不久前，乒乓球协会的秘书长三哥给他介绍了一位医院护士，他只和她说了5分钟的话，就开着他的北京现代逃之夭夭了！老三哥真是乱点鸳鸯谱了，什么眼光啊！那位白医天使身高不到一米六，可那臃肿的体形一搭眼就有数，最少140斤。她钻进徐天岐的驾驶室时，徐天岐感到车轮子都瘪了一下。那是他的第一次约会，他有些手足无措。那女人倒像久经沙场，坐下就像老熟人一样：“上哪去？咱们去吃饭还是喝茶？”徐天岐说实在对不起，情况有些变化，我刚接到单位一个电话，省厅来了一位领导，我要去接待。我们是不是下一次？那胖女人听了一愣，像突然受了伤害一样，脸色苍白，小小的眼睛立刻圆得像个绿豆：“你不会是婚托吧？”

见面之前三哥反复说她人品好、性格耿直，交代徐天岐不要太注重外表。可这也太羞人了吧？心灵美、内秀固然重要，但外形相差太大，光靠人品有用吗？特别是介绍的，第一面的印象太重要了。

第二个女人是音乐家协会卜秘书长给牵的线，他说对方不是本地人，因为离婚，才离开了省城，到龙州来创业，现在是一个民办舞蹈学校的校长，身材外貌都属上乘，还在什么舞蹈比赛中获过奖。“没有孩子，条件不错啊”，徐哥，机会啊。说得徐天岐真动了心，电话里直说谢谢、谢谢！老弟，等我请你吧。

那天徐天岐还特意到理发店把自己修饰了一下，又专门去了一次洗车场，把他那辆北京现代洗得像新的一样。

那女人一进咖啡厅，徐天岐就把她认了出来，搞舞蹈的身材、脸蛋、穿着都是有讲究的，就连走路都有明显的专业特点，在文艺界混了二十多年，这点他太熟悉了。他心里暗暗有些激动，主动点茶让座，殷勤了一番。可缺乏约会经验的他，没想到后边事态的发展和他想象得完全不一样。

那位风度翩翩的舞蹈家在沙发上刚坐下，没寒暄几句，就摆出一副苦大仇深、疾恶如仇的架势，开始“痛说革命家史”。先是把她的前夫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又把她

的前婆婆、前公公数落了一顿，弄得能说会道的徐天岐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

有一段话他一直记得：

“徐先生，你说这种男人我怎么跟他过？我在他眼里是什么，是一件家具、是一个拖把、一块抹布啊！白天他在家睡觉的像死人，晚上像上班一样地准时出门，下半夜才回来。昼伏夜出、昼伏夜出啊！”

“他出去干吗？”老徐虽然觉着她有些跑题，出于礼貌也只好附和了。

“干吗？喝啊！和那群酒肉朋友喝啊，一个晚上可以喝几场啊。你知道酒是什么吗？酒是他的亲爹！喝完再去茶社，赌啊，麻将是什么？就是他娘！工作瞎混！感情粗糙，家里对他说来，就是个睡觉的地，我能跟他过吗？他爹是个师级离休干部，培养了这样一个纨绔子弟，不光不管他，还跟我说男人不就这样吗？女人不要太计较嘛。这是人说的话吗？狗东西！老家伙人面兽心，趁他儿子不在家，好几次偷看我洗澡！我一到厨房忙活，他就在我身边磨来蹭去。真恶心呀，他妈居然也装呆扮傻……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，嫁到到这样一个虎狼窝里，徐先生，你说我怎么跟他过啊？”

“哦……是这样……”

看着眼前这个声泪俱下、滔滔不绝的落魄女人，徐天岐有些手足无措，他突然想起一个词——怨妇——眼前这位不正是一个饱受婚姻磨难的怨妇吗？难道离过婚、受过伤害的女人都是这种心态吗？她们还会有美好的心情吗？还有建设一份新生活的激情吗？他将面临这样一个人吗？他也属于这样一个圈子吗？

他突然有些伤感，一下就没有了情绪，找个机会，匆匆离开了。

嗨！这就是国家一级作曲的生活吗？

后来还是话剧团宋团长给他出了主意：“天岐，这种事不能仅仅靠熟人，首先你的条件太苛刻，谁的身边也不可能有多少现成的给你选。另外，如果两边都是熟人，中间人也很难操作。你不能局限在身边这个圈子，龙州可有900万人啊。干脆！撕破脸皮，一步到位，直接去婚姻介绍所。那儿信息量大、熟人少，也许会有机会。我看这件事不能急于求成，来日方长，要有个过程。”

是的，什么年代了，脸面有那么重要吗？

## 四

徐天岐是8年前和刘斯离的婚。那年女儿徐一桐15岁，刚上高一。

他们的家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令人羡慕的，徐天岐是国家一级作曲、正教授级，1米80的身高、仪表堂堂。刘斯原来是教育学院的外语讲师，后来跳槽到一

## 最后是你

家国企进出口公司，从办公室副主任做起，两年内就做上了企业下属一家奶制品公司的老总。上大学时，刘斯是校花，一张瓜子脸、两只不大不小的丹凤眼不知迷倒多少男生。做了老总的她，依然是丰韵犹存。记得她第一次开着公司那辆白色桑塔纳停在文化局宿舍里的时候，楼上不知多少只眼睛在瞅她。那个年代，除了他们局长，文化局宿舍大院停过谁的车呢？邻居们肯定在想：“怎么什么好事都落到他们家里呢？”

实际上，他们两口子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惹人眼目，而女儿桐桐更让这个院子的邻居望洋兴叹。桐桐继承了他们俩外形的优点，爸爸的挺拔和妈妈的清秀，十二三岁时就出落成一个大美女了，智商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那年中考，她没让有本事找关系的爹娘操任何心，自己考上了龙州一中。不光弹一手好钢琴，小小年龄还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进了中学就竞选上了学校的文学社社长，再后来又考上了重点高中。爸妈离婚以后，她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，顺利考上了上海艺术学院钢琴专业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硬是凭自己的力量考上了日本早稻田音乐学院的文艺学硕士，当然，她老爸是她的坚强后盾。

那么，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像前苏联一样突然就解体了呢？

许多偶然中包含着必然。

刘斯有句话怎么说的：“压倒骆驼的，竟是那最后一片树叶。”

矛盾出在一次宴会上。

徐天岐印象很深，那是1999年国庆节前夕。刘斯所在的龙州进出口总公司要写一首企业歌曲，总公司老总毛和平知道办公司刘副主任的老公是位作曲家，专门在公司下属的芙蓉大酒店宴请徐天岐，陪客的除了刘斯之外，还有另外几位公司的副总和部门要员。

早上刘斯上班前反复交代徐天岐这件事的重要性，提醒他中午千万不要喝酒，保持清醒。晚上在她毛总面前一定要谦虚、低调，不要喝多，更不能张狂——徐天岐，你不了解企业的规矩，不和老总抬杠是我们这一行的游戏规则。

徐天岐调侃说：“我要见的不会是毛主席吧，干吗这么紧张？”

那天也巧，徐天岐一位大学时代最好的哥们欧阳雁鸣突然到了龙州，上午到的，晚上就要离开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作为东道主当然要好好接待了。那天中午进饭店之前，徐天岐还在想着老婆的交代，可二两酒下肚以后就身不由己了。

吃饭的只有三个人，除了他们俩之外，还有老欧带来的一位女人。那女人叫绢子，30多岁，能说会道，还有一个好酒量。她和老欧那天特别兴奋，对徐天岐轮番轰炸。徐天岐刚开始还想解释一下自己今晚有重要活动，中午不能喝太多。不知为什么没有说出口。再说绢子一口一个天岐哥、天岐哥的喊，弄得他心里暖暖的。那女人不断在说：“老欧的朋友就是我绢子的朋友，今天妹高兴，天岐哥，今天我们一醉方休。”

喝到中间，徐天岐才知道，老欧和他那位搞声乐的老婆离婚了，绢子是他最近

谈的一位女朋友。他们这次是去北京旅游，路过龙州，专门来看看哥们的。徐天岐问：“妹在哪里发财啊？”老欧说：“她在北大中文啊。”他说：“呵！老欧的层次渐长啊。”绢子说：“你听不出他在熏我呀，我在金陵百货大楼钟表文具当售货员呢。”徐天岐想了一会才说：“哦，是‘百大钟文’啊？”老欧说：“那有什么不好，我看绢子一点不比咱大学里那些才女差。”徐天岐附和着：“是的、是的，什么才女啊、学历啊，有什么用，睡在身边都一样。我那位可是个老大学生，咳！苦哦！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啊。喝！”

呵！这样的话题，20年的老朋友，能不喝吗？喝着喝着，刘斯对他的谆谆教导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三个人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五点多，两瓶56度五粮液喝完以后，每人又战了四瓶啤酒。

直到刘斯的电话过来，徐天岐才想起晚上的事。

刘斯一听徐天岐拖着酒腔说话就急了：“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，我怎么给你说的，现在所有的副总都到了，就等你和毛总了，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气死？”徐天岐拖个酒腔还在逞能：“不就是毛总吗……又不是毛主席，你放心……我的酒量对付他绝对没问题。”刘斯说：“算了！算了！今天算了！你晚上别来了！你别来丢人了！我想办法圆场吧，你知道我想说你啥吗？你是狗改不了吃屎！”

刘斯愤怒地把电话挂了！

那天如果徐天岐真听她的话，没去芙蓉大酒店，事态也许不会这么严重。也许他的后面的生活又是一个样子。也许那天注定会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片树叶。因为他不会不去，这就是他的性格，不就是见一个企业老总吗？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喝完酒的人是不能激的，不就是喝点酒吗——妈的，我清醒得很！他一肚子的愤怒，匆匆和那二位道了别，打个的就直接去了芙蓉大酒店。

他踉跄着走到那个酒店的门厅时，正好碰到出来的刘斯。刘斯见到醉酒的老公来了，脸都吓变色了。她急速地推着他，嘴里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来了吗，你已经喝多了知道吗？你赶快走、赶快走！”人一急，用力就大，差一点把已经喝多的老公推倒了。徐天岐急了：“多大事啊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今天还非进去会会毛和平不行。”他甩开刘斯，直接就闯进了贵宾厅，一屋人见到他进来，后边又跟着一脸焦虑的刘斯，马上明白了他的身份。靠门口的几位立刻站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各位老总，我徐天岐……来晚了！哪位是毛总啊？”

坐在最中间的一位其貌不扬的小个瞥了瞥焦急万分的刘斯，立刻站了起来：“刘主任，这位就是你那位作曲家吧，赶快坐，赶快坐。”毛和平亲自绕着桌子走了过来，把徐天岐请到他身边的座位上。等他坐好了大家才纷纷坐下。

酒后的徐天岐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的吓一大跳。

“哈哈！你就是毛总啊，哈哈，你老弟不是挺平易近人的吗？刘斯刚才还不让我来，我跟她说，又不是去见毛主席，干吗这么紧张……哈哈……”

“毛总，他喝多了，您别见怪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”刘斯坐在对面，紧张得一脸

## 最后是你

不是一脸。

“艺术家吗，没事，没事的。谁没有喝高的时候呢？杜甫不是有句诗吗：‘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’”

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毛总出口成章哦！”

“那当然，毛总当年就是龙州大学中文系的才子啊。”

几位副总和部门领导齐声附和，气氛开始松弛，刘斯脸上开始勉强有了笑容。

“毛总说得好！可惜我不是李白……你老弟也不是天子。你肯定读过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离别》吧，最后那两句还记得吗？”徐天岐乍看起来思路清晰、语言流畅，好像没喝多少酒，只有刘斯知道，他已经醉了。

“最后两句……”毛和平在回忆。

“哈哈……”受了刘斯委屈的徐天岐终于找到一个发泄口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……哈哈。”

“好好！到底是艺术家啊，豪迈，豪迈。”

“他在瞎发挥呢，他喝多了，毛总，他平时没有这么多话的。”刘斯还是一脸的担心。

“没事的，刘主任，这才是艺术家的风范呢。来，大家喝一杯。”毛总举起了手中的杯子，显得宽宏大量、虚怀若谷。

几位副总也立刻把杯子端了起来。

“好！毛总，这一杯我敬大家！刘斯在你公司，还请你多多关照……各位副总，我老婆在你们手下，也仰仗大家了。”他端起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

……

其实那天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，按理说应该在“热烈友好的气氛中”结束的，可后来谈了几句歌曲创作的事以后，那位身居高位的毛董事长接到一个电话就要离席，这可能就是领导和下级的“距离感”吧？大家大概都习惯了一把这个特点，都站了起来，准备送了。可不懂游戏规则徐天岐说什么都拉着他不让他走，非要兄弟长兄弟短的再喝几杯。其他人不知如何处理，只能面面相觑。刘斯那时已经忍无可忍了，她走到他们跟前，“你先走吧，毛总，别理他，他已经喝多了！”

送走了毛总，她把他拉到一边，急速地耳语道：“算我求你了行吗！这是我的单位，你别这样丢人现眼好不好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我丢人现眼？大家听见没有？刘斯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说你老公丢人现眼？你还只是个部门的副主任，就做成这样，你要当老总，那就没有我活的了。大家说，有这样的老婆吗？”喝多了的徐天岐不顾一切地叫了起来。

“快不是你的老婆了！”刘斯终于爆发了！

大家离席把愤怒的刘斯拉开，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。

“别理她！我们继续喝，今天一醉方休！”徐天岐还在逞能。

“你不走，我走！”刘斯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，冲到衣帽架边去拿她的衣服。那

几位副总抢过去劝她。

徐天岐坐在椅子上大叫了一句：“让她走！让她滚得远远的。”

我操！全乱了！

后来他还说了好多话，第二天全忘了。许多年以后，刘斯单位的一位朋友告诉他：“你那天大闹芙蓉，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了，你那天这老弟、那兄弟地喊那个顺啊，让人感觉你才是老总。其实你那天只得罪了刘斯，没人烦你，大家都知道你喝多了，你们搞艺术的太单纯可爱了。行业与行业就是不一样，还是你们那样活得真实、活得痛快。”

那天到底喝了多少酒，几点钟结束的，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了。他最后醉倒了。那一夜他没回家，一位公司领导给他在酒店上边开了一间房，他早上醒来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身在何处，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情。

回到家里，才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——刘斯搬走了！

他们结婚 15 年，吵过无数次架，但矛盾几乎没几次过夜的。有一次因为徐天岐喝酒回家太晚，两口子甚至大打出手，但第二天，他涎着脸给她赔礼道歉以后，一切就风平浪静了。现在怎么了？她进企业了？当领导了？长脾气了？

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家庭就会破裂吗？

刘斯后来怎么讲的——他还记得她那冷静的语气：“是的，事情并不大，那天的事只是一片树叶，但它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片树叶。”

## 五

4 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当 48 岁的徐天岐艰难地走进王凌路那个简陋的婚介所时，刚刚排练完五一大型晚会的他立刻感觉到这里和排练场极大的反差：这是一间 70 年代的普通居民住房，肮脏的墙壁、已经腐朽的木质的门和窗、阴暗的灯光和一种潮湿的气味都给他喘不过气的感觉——这里就是那个“知音”婚姻介绍所吗？

在他犹豫着就要退出之前，一个 60 岁左右的妇女已经十二万分热情地迎了上来，不由分说就把他摁在一个木头椅子上：“欢迎！欢迎！先生好，先生请坐！马上就轮到您，稍等、稍等。”

两个破旧的写字台一眼看去就可以断定是旧货市场淘来的东西，一个塌陷的沙发上正有两个像是母女一样关系的人在咨询着什么，对面桌子后面一个 50 多岁的妇女一边语速很快地向她们解释着什么，一边用眼睛打量着器宇轩昂又后悔莫及的徐天岐，来了这样一个很像人物的人物，她的精神一振，语言显然更有了底气：“告诉你们娘俩，不要看我们这里简陋，我们可是区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呀！我们这儿结婚成功率在全市名列前茅，我们接待的都是教授、白领、公务员，像你们这些农



## 最后是你

村的还真不多，不信你们看看这位先生，这风度气质，是一般档次吗，肯定属于事业有成、有车有房一族啦……刚才走一个你们没看到，市委处长，更厉害啦……”

他妈的，把我当托了！“请问，有厕所吗？”如芒刺在身的徐天岐打断了她的喋喋不休。

“这边，这边。”那个更老的妇女伸出手热情地给他引着路。“她是我们张经理，你喊张大姐就行了，我姓王，是她的助手……我们这个企业条件一般，但你绝对放心……灯坏了，有些黑，先生小心……”直到徐天岐进了厕所，她还站在厕所门口唠叨着。显然，她是助手，任务是接待，里面那位肯定是主持工作的“一把”了。

“操！还他妈企业！”徐天岐在那个没有灯的、几乎看不见便池的黑暗空间里恶狠狠地撒着尿，一行热泪顺着面颊往下流着，那一瞬间，他杀了刘斯的心都有。

“说说你的情况吧？离异？丧偶？有无子女？年龄？收入？要求？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。”张经理手拿一张登记表递给徐天岐，又指了指墙上那个镜框。

“能不填吗？”这个婚介所离他单位很近，徐天岐最担心的是被人知道，堂堂的国家一级作曲、省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居然混到这等田地，生活和事业反差太大，连他自己都像做梦一样——晕！

“小伙子，不相信你大姐吗？我们一定为客户保密，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，你尽管放心！”

这一句还中听些。

“能不写单位和姓名吗？”

“写模糊些吧，你们这些条件好的都这一套。可其他的都要如实填写，这是规矩，特别是年龄和联系方式。”

当徐天岐终于把登记表递给她以后，她带上一副老花镜仔细地审视着。

“条件不错，月工资 6 千，有车有房……哎……你 1959 年出生？真的假的？”

徐天岐没再说什么，从西服口袋里把身份证掏出来交给她。

“呵！不像，不像，老王，你看他像快到 50 的人吗？”

两个人像端详星外来人一般把他从头到尾重新审视了一遍。

“看起来最多 30 多岁啊，风度、气质，哎，时代变了，为什么要离婚呢？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也走这条路啊？我儿子最近也离婚了，我一点不奇怪，下岗工人，在加上那个不懂事的熊样……”

“你少说几句行吗？”张经理打断了喋喋不休的副手。

“说吧，兄弟，你想找什么样的，包在你姐身上了。”

“人要好，能配上我就行，其他都不重要。”

“那不行，好马配好鞍，你这个条件想找个孬的都不行，放心，我就全当我亲弟弟的事来办了，你回去等信吧，用不着三天，天上给你掉个大美女下来！”

徐天岐被张经理这几句话弄得心里暖暖的，谁不想找个漂亮年轻的呢，可想了想刘斯那张美丽而自负的脸、那扭曲而愤怒的表情，心里又渐渐冷静下来，这是找